

3740

一

"573

複

本

圖書集成
醫部全錄
卷之...



太行山七勇士

季凡

拂曉之前，月亮逐漸墮向西山的背後去了，蒼茫的天空裏，
祇留下幾顆疏朗的星星，閃爍地射出微弱的的光芒。大地上顯得更
加黑暗了，高聳的山嶺，又似乎加染了一層鐵青的顏色，遠遠的
村莊呀，樹呀，草呀，全好像躲藏起了。

在太行山的一道隘口上，有一支軍隊，正悄悄地像一條巨蟒
似的，向山裏移動。看不清人數，更看不清每人的面孔，而脚步
聲也非常低微，順着那條夾谷，一直不停的向裏游去。約莫有一
兩點鐘之久，到所謂低微的脚步聲，也全都消逝了。風從那敞開



3 2173 1438 8

118
1146
1122
112

的空洞的谷底，幽幽的吹拂。

這時，在那隘口略偏左邊，有着五個顛踉的人體，彎着腰，蜷着隘口之外，正在摸索着構築一個小小的掩體。工作器具和雜着碎石的浮土接觸，發出急促的低低的鏗鏘聲。離這兒十五六步的右方，則另有一個已經構成了的掩體，在掩體之上，安置了一架馬克沁重機關槍，槍的給彈機上，已經掛了一條裝得飽滿滿的彈帶。有一個人坐在槍座後面的壕裏，他昂直了腰，兩隻眼睛連瞬也不瞬的，從槍口前面，用來做掩蔽物的樹枝縫裏看出去，似乎時刻在留心找尋他射擊的目標。再從這裏下坡，順着一條彎曲的交通壕，大約離三百多步，在一道廢棄了的壕裏，又有着一個握着步槍的人，他頭上戴着綠草圈成的帽子，匍伏在壕邊，有時又順着壕向兩邊游動；顯然，他是執掌着這一小羣人的前哨的職務。他不僅在運用他的眼睛，並且還在運用他的耳朵，祇要前

面任何一方，發出些許異於尋常的聲音，他馬上匍伏着，用耳朵貼着壕邊的土，一面看，一面聽取那聲音的再起，直到完全判別清楚，並非敵人，這才變換一下姿勢。

逐漸，東方顯露了一長條絲帶般的光亮，那光亮一刻一刻的擴大，而至滿天都在闕朗了。幾隻鳥，無聲地從空中飛過，漫山遍野的樹木雜草，也都像甜蜜地甦醒了轉來，隨着曉風，沿潑地擺動，點頭，跳躍。

這裏的七個人，仍然在繼續着各自的工作。當鮮紅的太陽，從東方冉冉地升起的時候，隘口左邊五個，工作完成了，順着比較低窪的地方，向放置機關槍的掩體走來。先頭一個，兩頰瘦削，眼睛深凹，額上和眼圈四周，都起了許多皺紋，一望而知，他的年齡已在五十左右。可是他的眼睛射着奕奕的光彩，嘴唇緊閉，稍稍挽着袖口，而露出的多筋有力的臂膀，以及穩穩的步伐等

等，却能給人一種充滿精力，確具把握的信念。

一到機關槍掩體之後，他立即指揮其餘四個，以及先前守着機關槍的那一個，去整理放在壕溝裏的二十多箱子彈。而他自己立在機關槍後面，一面望着前面的各點，一面從軍裝袋裏，拿出一本日記簿，和一枝鉛筆，開始目測各點的射擊距離。當大家整好子彈之後，他又使大家來共同覆驗他所測定的距離，作稍稍的修正。而後，他命令大家分坐在槍座兩邊的壕裏，他自己坐在槍座後面，一面注視着前方，和哨兵密取聯絡，一面低沉地說了：

「各位弟兄們！長官的命令，你們該聽得很清楚。這裏是一個突出部，地形很不利的，所以，我們的部隊，不得不向後轉移。但只部隊向新陣地轉移，以及在新陣地展開的佈置，至少要有十二點鐘才能完畢；在這十二點鐘之內，整個部隊的性命，也可

以說：我軍在這一帶戰爭的勝敗，完全放在我們七個人肩頭上的。現在我們要一再下決心：拿我們的血肉，拿我們的性命，來完成這個任務。」

他說着，面孔的肌肉全繃緊起來了，深凹的眼睛，也更閃閃地放光。從槍座右邊，有一個人，好像悶了很久的一口氣，突然向外透露出似的，重濁地說：

「慢說十二點鐘，十八點鐘也得守，誰做弄種怕死，向後跑，誰就不是中國人。」

「對！」

大家一條聲，斬鋼截鐵的這樣應和。

從各個不同的面貌上，可以看到一種相同的東西，那就是全射着紅光，連眼睛也都漲得紅紅的。

年老的一個略略停頓了一下，又說了：

「我們的衛生包，都放好在袋子裏，等敵人一到，開起火來，我們之中，一定總有受傷的。今天受了傷，和往常受了傷不同；往常受了重傷可以退下去；但是今天不但不能退，並且還得包紮起來再幹。……」

「對！不到時間，誰向後爬一步，誰就不算人。」

大家又是一條聲，斬鋼截鐵的搶着說。

太陽升起了一丈多高，光芒和霧露混和着，遠遠看去，東方像一片茫茫的海洋。幾處農家，已在炊煙繚繞，却不見一個走動，或在田地裏工作的農民。雞狗和其他牲畜，也似乎都偃然無聲。一切一切，像預示着將要到來的戰爭的荒蕪。

老兵士又作了許多準備工作的指示，並決定敵人進攻時的戰鬥方法。大家都摩拳擦掌的等待着。

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，四處都死一般沉寂。有一隻鷹，從遠處天空裏滑過來，平鋪着兩翅，像一架偵察機，在陡口上空，盤旋了很久，終於停在一個聳立的崖石尖上。鬍子，鬍子毛，又向極北方飛翔過去。有一個兵士說：

「牠是來找人肉吃的。」

另一個說：

「可惜我們還沒有死。」

大家給他引得輕輕地笑了。

老兵士却正經的說：

「哦，我們趁這時候，把乾糧拿出來吃吧。」

大家給忙碌和興奮，弄得吃也忘記了，給老兵士一提，這才

想起各人自己的乾糧袋裏，還裝着滿滿一袋的饑饉，和長官所特賞的紅燒牛肉呢。於是都笑着拿出來大嚼。有一個兵士稍稍伸起頭來看前面哨兵，掛念着他也許不記得吃。另一個兵士提議：從交通壕裏去通知他邊監視邊吃。但老兵士制止了。他認為：隨便走動，說不定會暴露目標的：而且吃東西究竟不是大事，等會回來，一樣可以吃。

有一個兵士邊吃邊問了：

「班長！怎麼敵人還不來呢？」

老兵士目不轉珠的向前方看着答道：

「還早呢。」

「唉，我真是等不得了。」

老兵士仍舊不看他，問道：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那兵士嚙下一片饅頭說：

「他媽的，早點來，好早點打他個痛快。」

其餘的兵士，似乎都同意他的話，邊吃邊爆開輕微的笑聲。老班長吃完了一塊牛肉，鄭重其事說：

「這是不對的。」

大家都驚訝地注視着他，好像都在心裏追問：「怎麼這不對呢？未必我們不要打敵人一個痛快嗎？」

老班長看着前方，又接下去說：

「敵人來了，我們自然要打他一個痛快。但是敵人如果遲一點來，對我們部隊是有好處的。因為究竟我們此地的兵力太單薄啊，假使敵人過早來到，即使我們全把命拚了，而敵人仍然可以在十二點鐘之內，去追擊我們的部隊；結果，我們所擔任的任務並沒有完。不是麼？」

大家都沉默着，老班長把吃剩的半個饅頭，收進乾糧袋。又加重語氣說：

『所以，說到這一點，我們還得要明白：我們最大的精神，不是光在送死，拼命；而在儘量想法子完成長官所交給我們的任務。假使以爲一死就了不得，那我敢說：雖死也是失敗的。我們要抱定一種決心：在任務未完成之前，再儘量愛惜自己的身體。譬如：儘量利用地形，不暴露目標。可是，爲着要完成任務，我們一切死都不怕。這個道理，大家懂吧？』

全體都答應了：

『不錯，對！……』

正說着，老班長做了一個急促的手勢，他的兩隻眼睛，更有力地向前面。像強光的探照燈似的，一瞬也不瞬，稍稍移動着他的頭，掃射地注視。大家趕緊也從嶺岸的樹枝縫裏向外望，顯

然，前哨那哨兵，又在打着他第二次的發現敵人的手勢了。大家的心情，突然百倍地緊張。槍座右邊壕裏的第一個兵士，馬上靠攏了槍座，把掛在給彈機上的彈帶，再理一理；他右邊的兩個，則一面打開其餘的子彈箱蓋，準備一一向上遞傳，同時把手溜彈的蓋也旋開了，稍稍拉出引火線，放在壕的前崖腳下。槍座左邊的兩個，則把步槍從前崖頂上伸出去，安放穩妥，一排一排的子彈，掏出來，放在前崖的肘座上，手溜彈也都準備停當。可是，敵人的面貌還沒有顯露，而那前哨也還蹲在原地方沒有動。

約莫過了十五分鐘，哨兵傳來了第三個手勢，而且開始用膝頭沿着彎曲的交通壕，向上爬行了。老班長首先看見：離山脚二百多公尺的矮株矮松樹背後，有一小隊（等於中國一排）敵人，正在向山口方向前進。而在這一小隊之前，則有三個敵兵，首先進入了矮松林，依據在幾顆樹幹上，向山口瞭望。接着，那一小

隊全進入了森林。有一個小隊長模樣的人，把頭下詢望遠鏡，而兩手捧着，癡在眼睛上，仔細向這裏瞭望。老班長輕輕地說：

「不要動！絲毫不要動！」

很久很久，那傢伙把望遠鏡放下了，用手揉了揉眼睛，又癡上去看。

從前面回來的那哨兵，此刻已經跑到快接近總槍掩體的一個拐彎的地方。班長輕輕地制止他，要他暫且停留在那裏。

周圍的空氣，好像在漸漸的凝固，每個的呼吸，都帶着窒息而滑重的低聲。從遠處又滑來了一隻老鷹，在出口之間，極端平穩地旋迴，愈旋愈低，好像這時候的大地，慢慢在向下沉沒。

三二

又過了十分鐘，突然從那矮樹林之間，發出了第一槍，緊跟

着，那裏的槍口，都雜亂地對着山口射擊了，空氣像平時的綫子，給撕破了，整條山嶺上全回響着嗚嗚的槍聲。那兇平穩滑溜的老鷹，此刻慌亂地，用力的拍翅迴轉，四顧覓食地。好容易才太行山，就要在這時候崩塌，毀滅。

但一陣之後，槍聲又停息下去，高聳的石壁，依然傲立在空際，隘口上那七個木石似的人，一動也沒有動。敵人在矮松林之中，又以更大胆的姿勢，向山口眺望。一會兒，那小隊長揮了揮手，小隊辨成了一支整齊的縱隊，走出了松林，而遮沒在山腳的死角之間。班長精神百倍地對那哨兵說：

『上來！』

他豎起了表尺，左手握住把手，右手打開橫遊機的手銷，抓着高低螺盤，以四百公尺距離，向山腰的一個小坡瞄準。又重新簡單的吩咐：

「不到機關槍出故障，或敵人過分接近的時候，不准用步槍射擊！」

緊接着，他又說：

「假使我被打倒了，你們不要亂，最靠近我的一個，就來換我射擊。假使這個掩體被破壞了，記着，另外還有預備掩體。」

大家目不轉珠地，窒息地望着那被瞄準了的小坡。坡的頂是平的，光滑的石頭，在陽光照射之下，閃閃地眩耀着眼睛。有一路綠綠的細草，從石縫裏伸出來，寂靜地，一動也不動。由小坡再向這邊，除去那掘斷的壕溝之外，則是一無遮欄的平坡。大家心裏全在想：「敵人的腦壳，將從小坡的那邊伸出來啊！……」

一分鐘，兩分鐘。……念等待着，時間似乎愈長。有幾個把眼睛轉向兩邊去搜尋了，他們猜想：也許敵人會從另一個地點出現的。一分鐘，兩分鐘。……另外兩邊，也全沒有，又等待着，

等待着。而老班長似乎毫不心焦，他緩緩地，把右手也握緊把手，嘴唇緊緊地閉住，下頰上起着核桃狀的紋路，不動，也不響。空氣比先前似乎更加地凝固了，天上的白雲，也似乎停止了運行。甚至使人聯想到，整個世界，也許此刻都無聲無嗅地寂靜。

突然，一個頭，戴着黃色的盜帽，果然在小坡的邊際出現了，他向上抽長。現露了整個身段，後面的也魚貫地踏上了小坡，喘着氣，向山口遙遙的指手，有幾個又轉過背去，望着茫茫的平野。那小隊長의 姿態，此刻更加清楚了，他捧起了望遠鏡，緩緩地向山口瞭望過來。這一瞬間，如同太行山的石壁真正崩塌下去，空氣起了激烈的奔流，機關槍狂吼了。一顆一顆子彈，瘋狂地，叫嘯地向小坡上傾瀉，在那裏迸起了火光和血花。敵人，像蛆蟲似的，軟軟的滾倒下去，裹在一起，痠癢地蠕動。……

一分鐘之後，除去那小坡上，鋪着一層鮮紅的肉泥之外，好

像這裏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件。老班長凜躬着腰，靜靜地打開了槍蓋，在向槍機上塗油。左邊的兩個兵士，則在裝填着空下的一條彈帶。先前那個哨兵，又沿着交鋒線，向前匍匐前進了。而東方，此刻給強烈的光線，照射得愈益模糊。大家從那模糊的光影之下，極力探索。老班長以嚴肅之音調說：

『我們就要準備大戰。』

那聲音，像是一個慈祥的老丈，審察了天象告知大家：『暴風雨就要到臨。』

大家的心神，反比剛才戰鬥之中，更要緊束。有幾個，顯然由於過分緊張，面孔上微微泛著蒼白的顏色。其中有一個，浮上一層笑容，聲音有些顫慄地說：

『來吧，我們馬上就死，也很合得來了；這一羣總有三十多

吧……』

「噢，你爲麼又說這樣的話呢？」

老班長立即責怪地問。

那個兵士微笑着，沒有答覆。老班長說了：

「這是不對的。我們老常聽到許多弟兄們說：『奶奶，我同他一個拼一個。』或者說：『老子打倒他一個夠本，打倒他兩個，賺一隻。』我們的命，就是來爲着夠本與不夠本透的麼？這是不對的，這是不對的。」

他反覆說着這句口頭語，兩隻眼睛則向前環視。大家知道：他是從多年之前，就參加革命的老幹腳，而在抗戰之後，他又曾在政治訓練班受過訓。他的經驗既豐富，而在軍隊裏多年的造就，學問也很不壞。在這個戰鬥之前，老早就有人傳說他要升排長了，然而他自己則毫不爲這着想。所以大家更加尊敬他，而長官所以挑選他來擔當這個任務，也正十分重視他。他又加重語

氣接下去說：

『特別在今天，我們決不能談什麼夠本不夠本，想想：如果談夠本，那麼這裏死了三十多個，我們每個人已經賺了將近兩隻，我們能認為滿意麼？自然不能滿意，因為這是不對的。我們要着重我們的任務。大家想想！我們現在頂多還才守了五六個鐘點呢，還早呢，還有一大半呢。』

這時候，弟兄之中，有人看了錶說：

『快一半了。我們應該到下午三點鐘之後撤回本隊，現在是八點四十分。』

四

談話剛一停歇，哨兵又從前面做了手勢。這次，大家都很快的發現了：大概有一百多敵人的步隊，在右前方的村莊背後，正

在跑步前進。他們顯然已經聽到了槍聲，而來向他們的尖兵部隊增援了。灰塵從路面上濃厚的揚起，後尾幾乎全湮沒了。老班長鎮定地說：

「沒有問題，無論到任何情況之下，你們千萬不要慌張。……把那隻空水壺箱放在槍口下面，打幾分鐘，千萬要記着換水。而換下的水一定要接着，水和子彈都是我們的命啊。要節省子彈，沒有最有利的目標，千萬不輕易射擊。……」

大家知道：在他的心裏，這些話，是當做遺囑在說的。緊張的心緒之內，不禁一個個都有點淒涼。有一個兵士堅決的說：

「班長！讓我來吧。」

老班長以更堅決的聲音答：

「不，爲什麼呢？那是不對的。也許我比你們射擊有把握些

。1

『我希望你休息一會兒。』

『哦，不，死才是我休息的時候。』

他的話，激起了大家更高揚的戰鬥情緒，沒有一個再言語，也沒有一個再盤算什麼悲壯與淒涼的問題；大家的觀念，變得極其單純，就是：『敵人在前進，而我們與殲滅牠！』

頃刻之間，戰鬥展開了。——當敵人將次集中在那矮松林之內，這裏的機關槍，出其不意地咆哮了。立即，敵人驚惶失措的，在那毫無遮蔽的平地上，如同酒醉了一樣。栽倒的栽倒，向兩邊散開的散開。而機關槍的火舌，則一絲也不放鬆，緊緊地跟蹤向兩邊擺動。陷在禍密的，最不利的火網之下的殘敵，強勉用步槍還擊；可是，一切都是徒然，徒然。極少的殘部，為求暫時免死，開始奮力向山腳的死角接近；老班長狂怒昂立起來，咬著牙齒，壓低槍口，猛烈掃射着咀咒道：

「軍閥的走狗們！窵有頭，債有主，你殺了我們無數同胞，今天休想活命。……」

射擊又暫時停歇了，太行山上却還繚繞着爆裂似的餘音。矮松林一帶，很明顯的匍伏着一堆堆敵寇的屍身，說明冒死進入死角的殘餘，實聊聊無幾。大家衷心感到了勝利的歡樂，在老班長那嚴肅而多皺的黑臉上，也像雨過天青似的，微微露出一絲笑意。有一個兵士喊：

「班長！你臉上的汗多麼多啊。」

老班長順手用袖子擦了一擦，嚴肅的說：

「準備吧，趕快準備！」

太陽緩緩地向半天裏慢步來了，陷在死角裏的殘敵，並不見向上攀登，有一個兵士，正預備開口說什麼，斗然給一種特殊的音響止住。那聲音從遠遠的前方發出，另外兩個兵士……

「砲，砲。……」

在這同一時候，砲彈已「嘩嘩嘩！」的到臨了頂際，空氣猛烈向下疾壓，老班長趕緊喊：

「散開！伏……」

喊聲未已，祇聽到轟然一聲，接着「嘩啦啦……」的爆裂了。一個兵士從濃煙裏喊：

「班長！……我帶花……」

而第二個砲彈，以更近距離，在掩體一邊爆裂了。老班長不顧一切地立起，大聲喊：

「立起！……順交還場前進。……」

第三個砲彈，第四個砲彈，……以至計算不清的砲彈，如冰雹般的，愈來愈稠。整個隘口，全給濃密的黑煙和灰霧所蒙蓋，看不見天日，看不見同伴的臉，石壁上「噉辣辣！」的發出無

而至一切都在旋。……

二十多分鐘之後，在山腰裏廢棄了的散兵壕的一角，有着三個血淋淋的人，中間一個是彪斑長，他的左肩，給削去了一大塊肉，他的右耳已經飛了。腰部和腿部全在冒血。在他面前壕的邊緣上，擺着一個光滑滑的機關槍的槍身，槍身之上，則仍然裝了一條彈帶。他的眼睛還在盡力監視着前方，右手扶着槍把。他左邊的一個弟兄，額頂上給擦去了一大塊皮，背脊也一片紅，正把一枝步槍擱在壕的前壁上，用急救包在頸上捆紮。而右邊的那弟兄，半個右臉，幾乎全給切去了，下巴向下掛着，裹着血的鮮紅的舌頭，在裏面蠕動。他面向前方坐着，把手邊僅有的三個子彈箱的蓋打開，而血則繼續不斷的往下流，染滿了胸部，染滿了全身。

敵人的砲彈，還是在瘋狂的飛越，黑壓壓的烟雲，從上向下

彈，碎片和石塊，也不時向山腰裏飛舞。大家真如同飄浮在海心，飽嘗着颶風的捲襲，駭浪的怒吼。……

約摸半點鐘之後，敵砲似乎追踪着他們，逐漸向山腰裏轟擊了，老班長俯伏着激憤地說：

「弟兄們！也許我們一定要死，但是現在我們沉着啊！忍耐啊！祇要牠轟到下午三點，……我們，……我們什麼也不用怕。……」

這時，在天的東方，一個小山坡上，有一個敵砲兵的觀測軍官，對着觀測鏡，頻頻狂亂的拍手叫：

「好，好！」

而在另一個高地背後，安着兩尊重砲，彈藥兵在忙亂地搬運砲彈，兩個砲手，以同樣勇猛的姿态，擺着弓箭步，猛擊砲門，立即砲身像受了重創似的，在地上暴怒地跳躍。接着，又塞進一

懸砲彈。每個人都氣喘吁吁的，汗流夾背。

不知繼續了若干時候，昏黃色的太陽逐漸移向西邊的半空裏去了，有一支勇猛的敵軍步隊，衝上了山坡，在疊疊的彈痕之間，還翻騰着未散的煙霧，沒有聲音。沒有人。於是，他們像狼嗥似的，歡呼着他們的勝利了。而在隘口與山腰裏偃臥着的，那七具血肉模糊的屍體，則如同完成了最大的任務之後，帶着極端快樂的心緒，在甜蜜地，靜靜地吻着泥土酣睡。

82

17502

17502

KBC

G

246.8

84

12